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十八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譔

列傳第一百三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于謀浩然有抆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

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翦落支黨方官人握兵横制海内號曰北司凶醜朋挻外脅羣臣内嚳侮天子蕡常痛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于廷策曰朕聞古先哲王之治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甿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繇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噫盛德之所臻敻乎其不可及已三代令主質文迭救百氏滋熾風流寖微自漢以降足言蓋寡朕顧唯昧

道祇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怠荒任賢惕厲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未達行有未孚由中及外闕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阨災旱竟歲播植愆時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微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治而豪猾踰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惰業列郡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絶百工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息俗恬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治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難辨御

下以法則恥格不形其阜財發號也生之寡而食之衆煩於令而鮮於治思所以究此繆盭致之治平兹心浩然若涉淵氷故前詔有司博延羣彦佇啟宿懵冀臻時雍子大夫皆識達古今志在康濟造廷待問副朕虛懷必當箴治之闕辨政之疵明綱條之致參稽富庶之所急何施革於前弊何澤惠於下土何脩而治古可近何道而和氣克充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吏吾輕重之權孰輔於治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

先叔子之克平何務惟此龜鑑擇乎中庸斯在洽聞朕將親覽賁對曰臣誠不佞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顔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懷憤鬱抑思有時而發常欲與庶人議于道商賈謗于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祅言之罪無所悔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嘉謀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於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讜言

受𥘉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治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地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哲王之治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祗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紬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若夫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

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導之捄災旱在致精誠廣播殖在視食力國廩罕畜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繇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辯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念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

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變草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于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舞干且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

變者臣請披肝膽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哲王之治其則不逺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又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脩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無為而不

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奥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唯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若夫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絀左右之纖佞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於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機之勤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

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

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弑吳子餘祭書其名譏疏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則發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専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

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脩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

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繫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袁盎當車而抗辭京房發憤以殞身竇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

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機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裴回鬱塞

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名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撥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得治其前當治於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臣聞堯舜之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

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唯其能左右唯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彊而必誅考其安危明其取捨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絶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臣致時為升

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
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陛下何憚而不去邪神
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
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彊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
彊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彊臣竊權而震主臣
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
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遐軌可
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

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

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終自取其滅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

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之教導焉故人之於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賔客因其貨賂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讎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於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

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於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竝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吴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黄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繇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

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姦宄日彊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内莫不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于相持兵柄以歸于將去貪臣聚歛之政除姦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内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敏之以利煦之以和教之以孝慈

導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情俾萬國懽康兆庶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已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已教以導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導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在任

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人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姦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

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捄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故僖致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

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按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植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廪罕蓄本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飢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殖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廪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

縣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覈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蹢檢縣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備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

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于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略太宗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閑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武事止於養階勲軍容合中官之

政戎律附内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還軍衛之職脩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

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猾姦之彊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繇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禄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脩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千禁繇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恵孤寡彊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曽經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絶干禁之患矣

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繇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辯枝葉者繇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繇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游者已備於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治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治國之具也君審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虧益止留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治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欺乎臣前謂博延

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昔晁錯為漢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来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

臣死之後將孰爲啟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獘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恵脩近古之治而致和平者在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條對雖臣之愚以爲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可以消揺無爲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念保定之

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脩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求正在擇庶官而任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明恵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慮然後致治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蕢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

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
逐我留吾顔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
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
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内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
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
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来無與蕡比有司以言
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
泣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興非常朝野惴息誠

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絶季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名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必容雖過當奬書于史策千古先明使萬有一蕡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内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揺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蕡遠甚内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

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邰字子玄後歷賀
州刺史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
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祕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
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户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
志除凶人然懦而不睿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陳
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弑吳子陰贊帝决帝
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而斥申
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舒元輿位

宰相以謀敗皆為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橫帝以憂崩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衮上言蕡當太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遂罹讒逐身死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内幸西州王室幾丧使蕡策蚤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耶今天地反正枉䰟憤骨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蕡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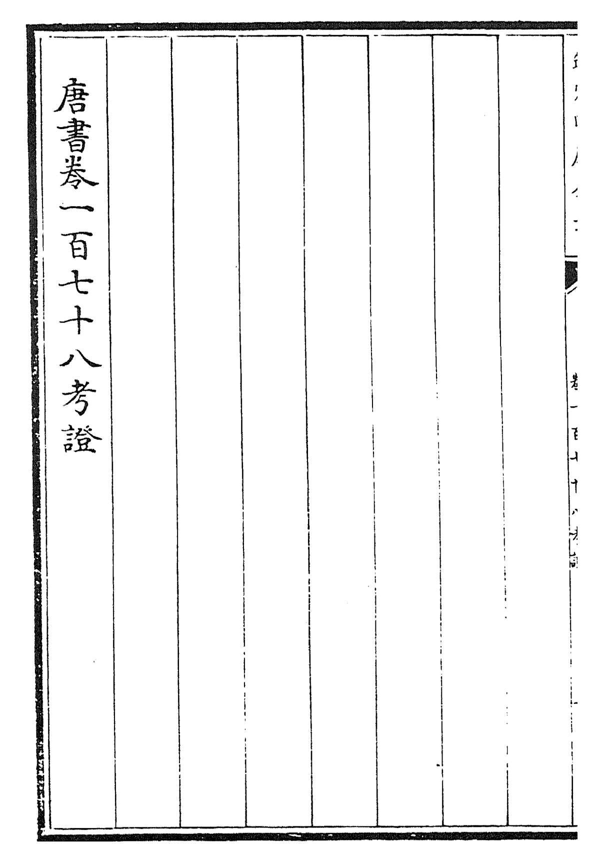
贊曰漢武帝三策董仲舒仲舒所對陳天人大概緩而

不切也蕡與諸儒偕進獨譏切宦官然亦太疏直矣戒
帝漏言而身誦語于廷何邪其後宋申錫以謀泄貶李
訓以計不臧死宦者遂彊可不戒哉意蕡之賢當先以
忠結上後爲帝謀天下所以安危者庶其紓患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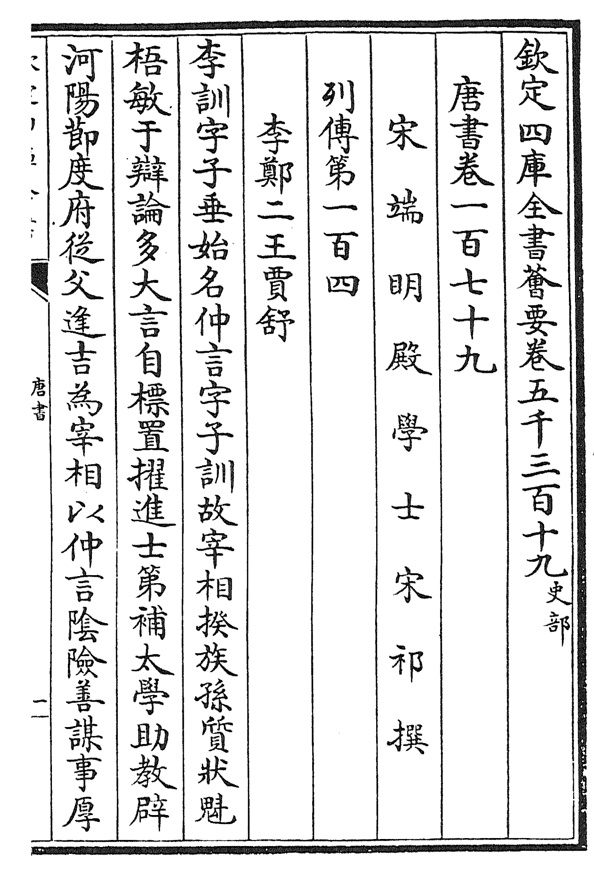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劉蕡傳○舊書入文苑傳



唐書卷一百七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十九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宋祁　撰

列傳第一百四

李鄭二王賈舒

李訓字子垂始名仲言字子訓故宰相揆族孫質狀魁梧敏于辯論多大言自標置擢進士第補太學助教辟河陽節度府從父逢吉為宰相以仲言陰險善謀事厚

昵之坐武昭獄流象州文宗嗣位更赦還以母喪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仲言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齪齪吾聞注好士有中助可與共事因往見注相得甚歡時逢吉方留守快快不樂思復用知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守澄善遇之即以注術仲言經義并薦於帝仲言持詭辯激卬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内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横帝愈憤恥

而憲祖之弒罪人未得雖外假借内不堪欲夷絶其類顧在位臣持祿取容無仗節死難者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仲言叶力帝外託講勸又皆以守澄進故與之謀則其黨不疑仲言尚縗麤帝使衣戎服號王山人與注出入禁中服除起為四門助教賜緋袍銀魚時太和八年也其十月遷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入院詒法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於是給事中鄭肅韓佽諫議大夫李翃郭承嘏中書舍人高元裕權璩等共劾

仲言憸人天下共知不宜在左右帝不聽仲言數進講至閹寺必感憤申重以激帝心帝見其言縱横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莫與比因改名訓帝猶慮宦人猜忌乃疏易五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明年秋七月進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啓帝召還至青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鴆死又逐西川監軍楊承和淮南韋元素河東

王踐言於嶺外已行皆賜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詔剖棺
鞭尸元和逆黨幾盡訓本挾奇進及大權在已鋭意去
惡故與帝言天下事無不如所欲與注相朋比務報恩
復讎素忌李徳裕宗閔之寵乃因楊虞卿獄指為黨人
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遷貶無闋日班列幾空中外震畏
帝為下詔開諭羣情稍安不踰月以禮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賜金紫服仍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
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竪

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而謀淺天子以為然俄賜第勝業里賞賚旁午每進見它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官官衛兵皆惕憚迎拜天下險怪士徼取富貴皆憑以為資訓時時進賢才偉望以悦士心人皆惑之嘗建言天下浮屠避傜賦耗國衣食請行業不如令者還為民既執政自白罷因以市恩始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為助援內實猜克待逞且殺之擢所厚善分總兵

柄於是王璠為太原節度使郭行餘為邠寧節度使羅立言權京兆尹韓約金吾將軍李孝本權御史中丞陰許璠行餘多募士及金吾臺府卒刼以為用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羣臣賀訓元輿奏言甘露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輦如含元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顧中尉仇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宦人使無逸者時璠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

轂而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邠寧軍
不至璠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官人至仗所約流汗
不能舉首士良等怪之曰將軍何為爾會風動廡幕見
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出閤者將闔扉為宦侍叱爭不及
閉訓急連呼金吾兵曰衛乘輿者人賜錢百千於是有
隨訓入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還內即扶輦決罘罳下殿
趨訓攀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
士良手搏訓而躓訓壓之將引刀鞾中救至士良免立

言孝本領衆四百東西来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死者數十人訓持輦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郗志榮揕訓仆之輦入東上閤即閉宫中呼萬歲元輿雖知謀不以告涯曰上將開延英邪而羣臣見宰相問故會士良遣神策副使劉泰倫陳君奕等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史六七百人復分兵屯諸宫門捕訓黨千餘人斬四方館流血成渠宦豎知訓事連天子相與怨懟帝懼僞不語故宦人得肆志殺戮

俄而元輿涯皆為兵所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捕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埴羅讓渾鐬胡証等家及賈餗廟貲產一空兩省印簿書輒持去祕館圖籍蕩然無餘者明日召羣臣朝至建福門從者不得入先範門尚閉列兵誰何乃繇金吾右仗至宣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久之閤門使馬元贄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

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朝既而士良白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遽名僕射令狐楚鄭覃兵部尚書王源中吏部侍郎李虞仲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邪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民乘亂往往復私怨相戕擊人死甚衆帝遣楊鎮靳遂良等屯兵大衢鼓而儆之兵乃止帝逼宦官於是下詔暴訓涯等罪孝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餗匿民間羸服乘驢自歸璠聚河東兵

璟第自衛弘志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為相璠喜啟闗納之既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璠見涯恚曰公何見引涯曰君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既敗被緑衣詭言黜官走終南山依浮屠宗密宗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鳯翔為盩厔將所執械而東訓恐為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禽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

郊廟過兩市皆詈斬梟首以徇餗臨刑憤叱獨元輿曰
鼂錯張華尚不免豈特吾屬哉約最後捕得責以反狀
不服斬之殺訓弟仲褒元皐始元皐以屬疏自解得去
士良訊奴言事前一昔宿訓第遣人追斬之訓死士良
捕宗密將殺之怡然曰與訓游久浮屠法遇困則救死
固其分乃釋之是時暴尸旁午有詔棄都外男女孩嬰
相雜厠淹旬許京兆府瘞斂作二大冢葬道左右它日
帝頗思訓數為李石鄭覃稱其才而宦豎益熾帝末以

制居常忽忽不懌每游燕雖倡樂雜沓未嘗歡顔慘不展往往瞋目獨語或裴回眺望賦詩以見情自是感疾至棄天下云

鄭注絳州翼城人世微賤以方伎游江湖間元和末至襄陽依節度使李愬爲愬煮黄金餌之寖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億探人廋隠輒中所欲爲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將軍試與語守澄始

拒不納既坐機辯橫生鉤得其意守澄大驚引至後堂語終夕恨相見晚謝懇曰誠如公言即署巡官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贍邺日夜為守澄計議因陰通賂遺初士纖巧者附離後要官貴人亦趨往既陷宋申錫搢紳側目金吾將軍孟文亮鎮邠寧取為司馬不肯行御史中丞宇文鼎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復言注姦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遏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讙

駭劉從諫惡其人欲因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至府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名入對浴堂門賜賚至渥是夜彗出東方長三尺芒耀怒急俄進太僕卿兼御史大夫注資貪沓既藉權寵專鬻官射利貲積鉅萬不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輕薄子方鎮將吏以煽聲焰閒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日或夜艾乃罷險人躁夫有所干謝日走門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

時訓已在禁中日日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翦中官自謂功在晷刻帝惑之乗是進退士大夫撓骫朝法賢不肖淆亂以爲弛張當然衆策其必亂帝問富人術以榷茶對其法欲置茶官籍民圃而給其直工自擷暴則利悉之官帝始詔王涯爲榷茶使又言秦纔災當興役厭之帝嘗詠杜甫曲江辭有宫殿千門語意天寶時環江有觀榭宫室聞注言即詔兩神策治曲江昆明作紫雲樓采霞亭詔公卿得列舍隄上注本姓魚冒爲鄭故當

時號魚鄭及用事人度謂曰水族貌寢陋不能遠視常衣麤褻外示質素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故中人皆昵愛俄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請寮屬於訓訓與舒元輿謀終殺注慮其豪俊為助更擇臺閣長厚者以錢可復為副李敬彛為司馬盧簡能蕭傑為判官盧弘茂為掌書記舊制節度使受命戎服詣兵部謁後寢廢注請復之而王璠郭行餘皆踵為常是日度支京兆等供帳入辭帝賜通天

犀帶出都門旗干折注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
滻水注奏言守澄國勞舊願身護喪因羣宦者臨送欲
以鎮兵悉禽誅之訓畏注專其功乃先五日舉事注率
五百騎至扶風令韓遼知其謀奔武功注聞訓敗乃還
其屬魏弘節勸注殺監軍張仲清及大將賈克中等十
餘人注驚撓不暇聽仲清與前少尹陸暢用其將李叔
和策訪注計事斬其首兵皆潰去注妻兄魏逢尤佻險
賛注為姦數顧賕為率更令鳳翔少尹遣逢至京師與

訓約被誅可復等及親卒千餘人皆族矣擢仲清內常侍遼咸陽令叔和檢校太子賔客賜錢千萬暢鳳翔行軍司馬梟注首光宅坊三日瘞之羣臣皆賀乃夷其家初未獲注京師戒嚴涇原鄜坊節度使王茂元蕭弘皆勒兵備非常及是人相慶籍其貲得絹百萬匹它物稱是注敗前菌生所服帶上褚中藥化為蠅數萬飛去可復薇子也為禮部郎中簡能者簡辭弟駕部員外郎傑者俛弟也主客員外郎弘茂右拾遺可復將死女年十

四爲祈免女曰殺我父何面目以生抱可復求死亦斬之弘茂妻蕭臨刑詬曰我太后妹奴輩可來殺兵皆斂手乃免弘節勇而多謀始在鄜坊趙儋節度府爲注所辟敬㚖爲路隋所辟隋卒客江淮以未赴免因擢兵部員外郎終衢州刺史

王涯字廣津其先本太原人魏廣陽侯冏之裔祖祚武后時諫罷萬象神宮知名開元時以大理司直馳傳決獄所至仁平父晃歷左補闕温州刺史涯博學工屬文

往見梁肅肅異其才薦於陸贄擢進士又舉宏辭再調藍田尉久之以左拾遺為翰林學士進起居舍人元和初會其甥皇甫湜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忤宰相涯坐不避嫌罷學士再貶虢州司馬徙為袁州刺史憲宗思之以兵部員外郎名知制誥再為翰林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清源縣男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溫麗多所稾定帝以其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俄拜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坐循默不稱職罷再遷吏部侍郎穆宗立出為劒南東川節度使時吐蕃寇邊西北騷然又略雅州涯調兵拒之上言蜀有兩道直擣賊腹一繇龍川清川以抵松州一繇綿州威蕃柵抵棲鷄城皆虜險要地臣願不愛金帛使信臣持節與北虜約曰能發兵深入者殺其人取其地受其賞開懐以示之所以要約諄熟異它日者則匈奴之鋭可出西戎之力衰矣帝不報長慶三年入為御史大夫遷户部尚書鹽鐵轉

運使竇歷時復出領山南西道節度使文宗嗣位召拜
太常卿以吏部尚書代王播復總鹽鐵政益刻急歲中
進尚書右僕射代郡公而御史中丞宇文鼎以涯兼使
職恥為之屈奏僕射視事曰四品以上官不宜獨拜涯
怒即建言與其廢禮不如審官請避位以存舊典帝難
之詔尚書省雜議工部侍郎李固言謂禮君於士不答
拜非其臣則答不臣人之臣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
拜避正君也大夫於獻不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

已也古者列國君猶與大夫答拜所以尊事天子别嫌
明微也議者謂僕射代尚書令禮當重凡百司州縣皆
有副貳鈌則攝總至著定之禮則不可越僕射由是也
按令凡文武三品拜一品四品拜二品開元禮京兆河
南牧州刺史縣令上日丞以下答拜此禮令相戾不可
獨據又言受冊官始上無不答拜者而僕射亦受冊禮
不得異雖相承為故事然人情難安者安得弗改請如
禮便帝不能決湼竟用舊儀自李師道平三道十二州

皆有銅鐵官歲取冶賦百萬觀察使擅有之不入公上涯始建白如建中元年九月戊辰詔書収隸天子鹽鐵詔可乆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度支鹽鐵為一使兼領之乃奏罷京畿榷酒錢以悅衆俄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罷度支真拜司空始變茶法益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注亦議榷茶天子命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敗乃及禍初民怨茶禁苛急涯就誅皆羣詬詈抵以瓦礫涯質狀頎省長上短下動舉詳華性

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它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
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
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皆不
便謗訕罝然議遂格然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訓
等不能絜去就以至覆宗是時十一族貲貨悉為兵掠
而涯居永寧里乃楊憑故第財貯鉅萬取之彌日不盡
家書多與祕府侔前世名書畫嘗以厚貨鉤致或私以
官鑿垣納之重複祕固若不可窺者至是為人破垣剔

取奩軸金玉而棄其書畫於道籍田宅入于官子孟堅為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仲翔太常博士季琰校書郎皆死仲翔始匿侍御史裴鐇家鐇執以赴軍仲翔曰業不見容當自求生奈何反相噬邪聞者哀之後令狐楚見帝從容言向與臣並列者既族滅矣而露胔不藏深可悼痛帝惻然詔京兆尹薛元賞瘞涯等十一人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盜竊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為竇紃妻以痼病免家人紿告涯當貶忽夢涯自提首告曰族滅

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墮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客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賈餗字子美河南人少孤客江淮間從父全觀察浙東餗往依之全尤器異收卹良厚舉進士高第聲稱籍甚又策賢良方正異等授渭南尉集賢校理擢累考功員外郎知制誥餗美文辭開敏有斷然褊急氣陵輩行李

渤為諫議大夫惡其人為宰相言之而李逢吉賣易直愛餗才得不斥穆宗崩告哀江淛道拜常州刺史舊制兩省官出使得朱衣吏前導餗赴州猶用之觀察使李德裕敕吏還怏怏為憾入為太常少卿復知制誥歷禮部侍郎凡三典貢舉得士七十五人多名卿宰相再遷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姑臧縣男太和九年上巳詔百官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自矜大不徹扇蓋騎而入御史楊儉蘇特固爭餗曰黄面兒敢爾儉曰公

為御史能嘿嘿耶大夫溫造以聞坐奪俸不勝恚求出
為浙西觀察使未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俄為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既得位會李宗閔得罪
而指僾特為黨斥去之少與沈傳師善傳師前死嘗夢
云君可休矣餗寤而祭諸寢復夢曰事已爾叵奈何劉
蕡以賢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亂根本而餗與馮宿
龎嚴為考官畏避不敢聞竟罹其禍餗本中立不肯身
犯顏排姦倖以及誅與王涯實不知謀人寃之

舒元輿婺州東陽人地寒不與士齒始學即警悟去客江夏節度使郗士美異其秀特數延譽元和中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脂炬飡具皆人自將吏一倡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繇此出夫宰相公卿非賢不在選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遮截疑其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詩賦微藝斷離經傳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也臣恐賢者遠辱自引去而不肖

者為陛下用也今貢珠貝金玉有司承以棐笥皮幣何輕賢者重金玉邪又言取士不宜限數今有司多者三十少止二十假令歲有百元凱而曰吾格取二十謂求賢可乎歲有才德纔數人而曰必取二十謬進者乃過半謂合令格可乎俄擢高第調鄠尉有能名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豪健一時推許拜監察御史劾按深害無所縱再遷刑部員外郎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鋭進取太和五年獻文闕下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

代人作奏起逆旅卒為名臣今臣備位于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而無因入又不露所緼是終無振發時也漢主父偃徐樂嚴安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名而臣所上八萬言其文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披剔剖抉有可以轉教化者未始遺披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等可比哉盛時難逢竊自愛惜文宗得書高其自激印出示宰相李宗閔以浮躁誕肆不可用改著作郎分司東都時李訓居喪尤與元

輿善及訓用事再遷左司郎中御史大夫李固言表知雜事固言輔政權知御史中丞會帝錄囚元輿奏辨明審不三月即真兼刑部侍郎專附鄭注注所惡舉繩逐之月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詭謀謬算日與訓比敗天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禮舊臣外釣人譽先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為當路所軋致閑處至是悉還高秩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稱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闌誦賦為泣下弟元褒元肱元迥皆第進士元褒又擢

賢良方正終司封員外郎餘及誅

王璠字魯玉元和初舉進士宏辭皆中遷累監察御史

儀寓峻整著稱于時以起居舍人副鄭覃宣慰鎮州長

慶末擢職方郎中知制誥時李逢吉秉政特厚璠驟拜

御史中丞璠挾所恃頗横恣道直左僕射李絳交騎不

避絳上言左右僕射師長庶官開元時名左右丞相雖

去機務然猶總百司署位不著姓上日班見百官而中

丞御史在廷元和中伊慎為僕射太常博士韋謙以慎

位緣恩進削其禮至僕射就臺見中丞或立廷中中丞乃至憲度倒置不可為法逢吉憚絳正遏其事不奏但罷璠為工部侍郎而絳亦用太子少師分司東都議者不直之初璠按武昭獄意逢吉德已及罷中丞乃失望久之出為河南尹時内廄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入為尚書右丞再遷京兆尹自李諒後政條隳斁姦豪寖不戢璠頗修舉政有名鄭注姦狀始露宰相宋申錫御史中丞宇文鼎密與璠議除之璠反以告

王守澄而注由是傾心於璠進左丞判太常卿事出為浙西觀察使李訓得幸璠於進吉舊故故薦之復名為左丞拜戶部尚書判度支封祁縣男李宗閔得罪璠亦其黨見注求解乃免訓將誅官人乃授河東節度使已而敗璠子遐休直弘文館所善學士令狐定及劉軻劉軿仲無頗柳喜集其所皆被縛定等自解辯得釋遐休誅璠鑿潤州外隍得石刻曰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術家謂璠祖名峚生磋磋生璠盡遐休蓋其應云

郭行餘者元和時擢進士河陽烏重胤表掌書記重胤葬其先使誌冢辭不為重胤怒即解去擢累京兆少尹嘗值尹劉栖楚不肯避栖楚捕導從縶之自言宰相裴度頗為諭止行餘移書曰京兆府在漢時有尹有都尉有丞皆詔自除後循而不改開元時諸王為牧故尹為長史司馬即都尉丞耳今尹總牧務少尹副焉未聞道路間有下車望塵避者故事猶在栖楚不能答遷楚汝二州刺史大理卿擢邠寧節度使李訓在東都與行餘

善故用之

韓約朗州武陵人本名重華志勇決略涉書有吏幹歷兩池榷鹽使虔州刺史交趾叛領安南都護再遷太府卿太和九年代崔鄯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居四日起事約緣錢穀進吏安南富饒地聚貲尤多

羅立言者宣州人貞元末擢進士魏博田弘正表佐其府改陽武令以治劇遷河陰立言始築城郭地所當者皆富豪大賈所占下令使自築其處吏籍其閭陋號於

衆曰有不如約爲我更完民憚其嚴數旬畢民無田者不知有役設鎻絶汴流姦盜屏息河南尹丁公著上狀加朝散大夫然倨下傲上出具弓矢呵道宴賔客列倡優如大府人皆惡之以是稀遷然自放不衰改度支河陰留後坐平糴非實沒萬九千緡鹽鐵使惜其幹止奏削兼侍御史繇廬州刺史名爲司農少卿以財事鄭注亦與李訓厚善訓以京兆多吏卒擢爲少尹知府事以就其謀

李孝本宗室子元和時第進士累遷刑部郎中依訓得進於是御史中丞舒元輿引知雜事元輿入相擢權知中丞事

顧師邕字睦之少連子性恬約喜書寡游合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李訓薦為水部員外郎翰林學士訓遣宦官田全操劉行深周元稹薛士幹似先義逸劉英誗按邊既行命師邕為詔賜六道殺之會訓敗不果師邕流崖州至藍田賜死

李貞素嗣道王實子性和裕衣服喜鮮明漢陽公主妻以季女累遷宗正少卿由將作監改左金吾衛將軍韓約之詐貞素知之流儋州至商山賜死

贊曰李訓浮躁寡謀鄭注斬斬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輿險而輕邀幸天功寧不殆哉李德裕嘗言天下有常勢北軍是也訓因王守澄以進此時出入北軍若以上意說諸將易如靡風而返以臺府抱關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與宰相李石李固言鄭覃稱訓稟

五常性服人倫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竒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訓曾不得齒徒隸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為然傳曰國將亡天與之亂人若訓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顛天下為寒心竪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為閹謁所乘天果厭唐德哉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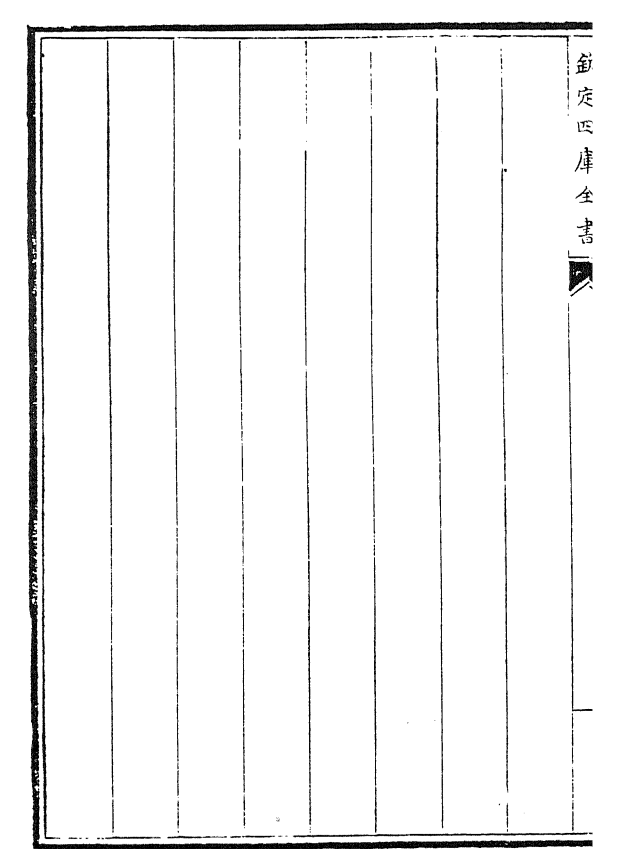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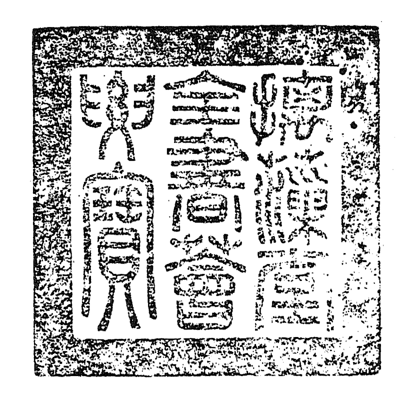
韓約傳○此傳及顧師邕李貞素傳舊書俱無

唐書卷一百七十九考證

謹案卷一百七十八第八頁後八行臣聞堯舜之

為君刋本舜訛禹據下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
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三百二十 史部

唐書卷一百八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一百五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

林學士帝爲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册皆更其手數召見賚奬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詗禁中語闗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輙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

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爲怨吉甫又爲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詠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清亂賞易直傾府庫賚軍貲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朞則賦物儲牣南方信

禨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約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餘所撤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廋蔽天子下詔褒揚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剻宴之人不勝其敝也本道素號富饒更李錡薛苹皆榷酒於民供有羨財元

和詔書停榷酤又赦令禁諸州羡餘無送使令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褊急今所須脂盝妝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産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

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汴州刺史倪若
水言之即見襃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筩
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
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為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
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鵝天馬盤
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令廣用千匹臣所未諭
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纖服故仁德慈儉至今稱
之願陛下師二祖容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海

隅蒼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詰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户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徭賦所度無筭臣閱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加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

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拔自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斂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羣小也六曰防微諷偽游輕出也辭旨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其言猶敕韋處

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内徙時亳州浮屠詭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轉相流聞南方之人率十戸僦一人使往汲旣行若飲病者不敢近葷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它汲轉鬻於道互相欺訹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勒津邏捕絶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絶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祈年浮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

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
遣德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
若軒轅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
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愼
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
曰得吾道者上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
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

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甑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眞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愼毋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誕譎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工肖狀爲圖以觀之終帝世無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

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得君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劒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有條次成都旣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盡為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内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啟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

瘡第未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獰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鋭率戸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

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慕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鷙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滎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卭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嶲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卭雅粟以十月為漕始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

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繇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戍之以制虜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

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爲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閤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輙至閤者又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

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
皆若可聽願審所取舍不然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
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
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是挾貲行天
下所至州鎮爲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罷之後
帝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
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
賢臣遠小人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

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嘗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姦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語王涯別與官德裕揺手止涯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

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左丞而漳王以罪
廢死因與户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
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注璠漢三人
者語益堅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譊焰少衰遂貶
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貶袁州長史隋亦免宰
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敗帝追悟德裕以誣
構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初
帝從容語宰相朝廷豈有遺事乎衆皆以宋申錫對帝

俛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保況申錫邪有司為我褒顯之又曰德裕亦申錫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學士禁中黎埴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嘗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埴懼而出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爭鄭注處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鷺即馳去淮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為鷺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

官姚合魏謩等共劾奏德裕挾私怨沮傷僧孺帝置章不下詔德裕覆實德裕上言諸鎮更代例殺半數以備水旱助軍費因索王播段文昌崔從相授簿最具在惟從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殺數最多即自劾始至鎮失於用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詔釋之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爲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何以辨之請借物爲諭

松栢之爲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
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
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又謂治亂繫
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者仲對琴瑟笙竽弋
獵馳騁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
以小人害霸也太玄德憲四宗皆盛朝其始臨御自視
若堯舜寖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輔相故
賢者得盡心久則小人竝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

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節宰相惟奉行詔書所與圖事者李齊運裴延齡韋渠牟等訖今謂之亂政夫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免忠而材者屬任之政無它門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積纖微以至誅貶誠使雖小過必知而改之君臣無猜則讒邪不干其間矣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帝嘗疑楊嗣復李珏

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事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古誼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

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無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饑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言德裕曰回鶻於國嘗有功以窮來歸未輙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

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确無不敗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二萬斛會嗢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丐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栅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

之令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
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銜
枚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
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戞斯
遣使來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戞斯求其地德
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千里異時繇河
西隴右扺玉門闗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
自河隴入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戞斯

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輓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爲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貪外以耗内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没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費市虚事滅一回鶻而又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曰澤潞内地非河朔比昔皆儒

術大臣守之李抱眞始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怠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太和時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請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醫拒使便以兵屬稹捨而不討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對曰河朔稹所恃以脣齒也如令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帥不得視三鎮令朕欲誅稹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

文章固爭皆曰悟功高不可絶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宅宰相亦婞㤛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五攻昌霸三越瀷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鈍爲浮議所揺則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磁弘敬聞遽勒兵請自涉漳取磁

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裨將楊弁主
留事方是時積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兵皆可罷
帝遣中人馬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帳飲三
日還謬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李石
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亂
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
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縑故兵亂石無以索
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舉送行營安致十五里明

光乎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
捨稹而誅弁遽趣王逢起榆社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
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社卒入斬弁獻首京
師德裕每疾貞元太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
給度支多遷延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
一屯以報天子故師無大功因請救諸將令直取州勿
攻縣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
命稱稹糧乏皆女子捘粱哺兵未幾郭誼持稹首降帝

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稹豎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令三州
已降而稹窮蹙又販其族以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
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盡取誼等及嘗爲稹用
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
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
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
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德裕又陳先
臣封於趙冢孫寛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嫡不及支

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其徒三千亦爲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爲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爲黨舜禹不爲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爲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

比以事君不爲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黯弘雖並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爲詐則先發後繼不爲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不爲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爲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

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爲國乎爲身乎誠爲國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爲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姦僞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

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和後風俗寖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匡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

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
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
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
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古
者朝廷之士各守官業思不出位弘質賤臣豈得以非
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
來當遏絶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
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

不如省吏能簡宂官誠治本也乃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熒惑犯上相又懇丐去位皆不許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豎翌日罷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

故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爲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

古爲質衮衮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専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諸道鋭兵票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乘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輙卷旗去大兵隨以北繇是王師所向多負至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爲衞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

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効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伐謀也三鎭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敕爲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爲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

法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
劉從諫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居庸關
吏曰僧敢入者斬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忲于武不
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
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
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
所欲願以兵爲戒乃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
眞以術進德裕諫曰是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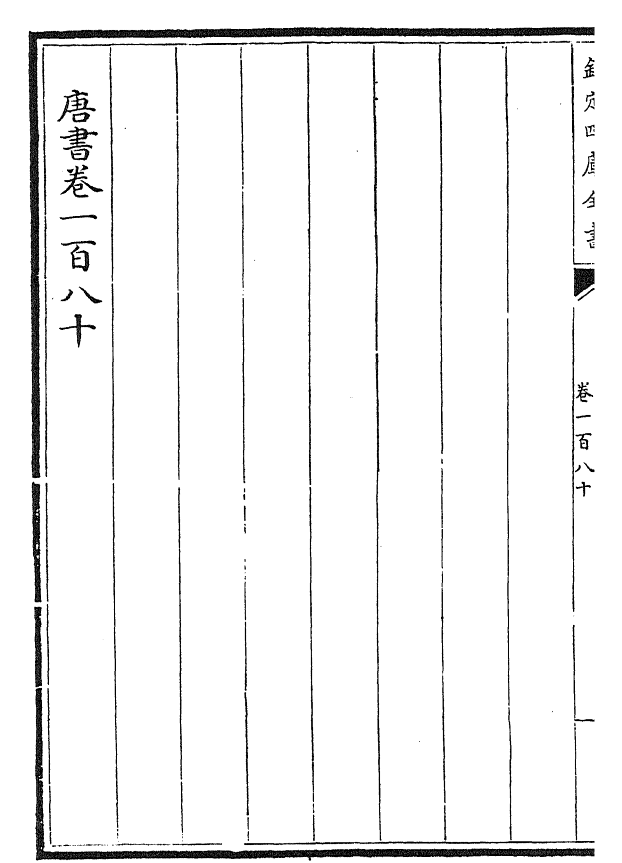
皆不願至陛下前帝曰歸眞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生術爾對曰小人於利若蛾赴燭向見歸眞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時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于世云子煜仕汴宋幕府貶象州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從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煜子延古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畧司勲員外郎還居平泉昭宗東遷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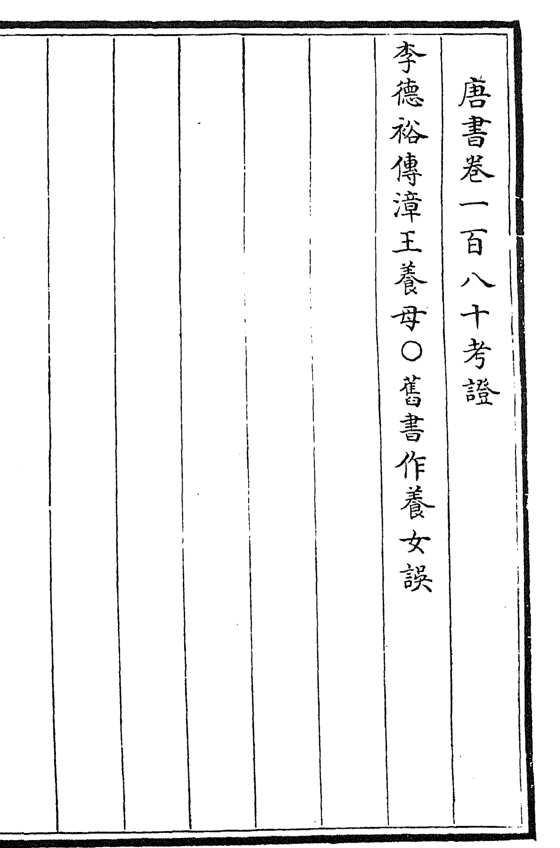
不朝謫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嘏字乾錫
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嘏舉進士復以制
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嘏説使聽
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遴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傅以罪
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鉶就
逮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
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爭官不果用
大中初爲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内慼傷之爲上書

直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尚書左僕射距其没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隙是引桀跖孔顔相閧于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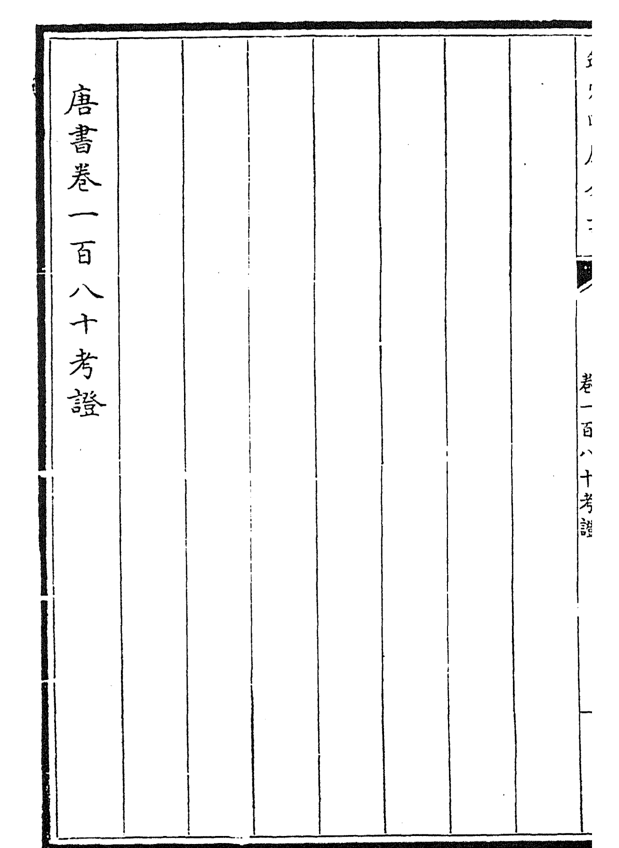
使比周勢成根株牽連賢知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唐書卷一百八十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

李德裕傳漳王養母○舊書作養女誤



唐書卷一百八十考證